

瓊臺類稿卷之三十一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贈送類

送徐庶子歸省序

翰林居 禁密地為

天子親臣其職務之大者曰 進講曰編纂曰校
文今四方寧謐內外無事前年

英廟實錄成今年又當會試天下士甫畢經筵講
學之臣多至十餘人分番更進以故館閣臣僚率

多暇日往往得以言其私乃巳丑之春翰林臣僚
請賜告歸省者數人而左春坊左庶子無侍講徐
君時用其侶也既得請戒行者日館閣故事有分
違者輒賦詩贈別以予於君同年且相厚也屬以
序始君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為編脩官未幾
今上正元良之位妙東文學之臣以職輔導擢居
校書司經局局之職掌凡經籍翰墨之具尤為親
比

上登寶祚超進三階以至今官若時用者可謂得
君而遭際其時矣然君親一也既荷君之寵

其爵位章服等其親幸遇無事之時又得乞

恩請告以少遂其在不就養之歡是亦人情之常

也昔人有言子在親側雖無離憂親不樂也茲就

人子之未仕者言爾若夫以具慶之親幸其子之

有成仕而官朝著貴而歸閭里始也親之教子願

其登科躋仕以光大其宗祊今則果如其願焉始

也子之讀書志於立身行道以顯榮其父母今則

果遂其志焉子則仕而親得官無離憂而有在側

之樂其樂豈有涯哉雖然子之未仕親固專之也

既委質以為臣則非親所得專矣然則茲樂又豈

可常哉矧今 聖明在上留神經術所以切劇治
道交脩勉輔之責尤賴乎多賢禮樂百年而後興
立一王法以垂萬世茲其時也稽古禮文之事又
非夫人能之承平久而文勝質微所以振起士類
以返雕於樸亦不能無待於吾徒也豈可久昵於
私而忘乎公哉君行矣宜速其歸以副館閣諸公
之望

送國子司業費先生歸祭序

國子司業費君言于

上曰臣自歲己丑蒙 恩賜進士第選充庶吉

賜讀書中秘又明年_以准翰林編脩秩滿推 恩賜
先臣以臣官母氏為_孺人未幾陞今官_涖職今又
三年矣自始登第至今首尾十有三春秋故_常
參官歷任滿一考許展省近制又有去家十年之
比臣早失怙恃惟是承嘗久曠不勝霜露怵愴之
感幸今 國家無事而太學教導之人不乏謹昧
死據例以請

上曰俞仍 命有司給內帑寶錢以為道路費
命既下治裝將還太學師儒自監丞以下旅進謂
予曰以司成先生之行翰林諸公咸分題賦詩以

贈而吾儕不可無言請分韻以為詩予乃取古詩
枯桑知天風體用四聲之首為古詩八句凡四十
言人得一言即其言以為所贈詩之末韻既成粹
以次序將書于帛又謂詩不可以無序眾以屬予
予於君頗有一日之長君廷對時在翰林叨為
讀卷官既而選偕狀元張謩昭等十八人同續學
禁林

上特命予授以古文辭今又幸有察案之好方資
其朝夕助予不逮也乃忍舍去予老矣方悵悵然
若有所失有何情緒更序諸人之詩哉雖然予

以留君者予之私也君所以決然必去者君之私
也予之私以已君之私以親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不忍絕人之親予烏敢以一
己之私而妨眾人之孝哉君年方壯學日進聲譽
方燁燁以起又當群賢並進之秋

聖天子求賢如不及在他人處此翹首歧足以俟
進惟恐失機會而人或先左足而軋已者君乃
獨封章再進必尋片請而後已其志亦可尚已君
之茲行非獨以遂其孝親之心抑亦足以示範諸
生乎哉昔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九學

者所以學忠與孝也諸生有父不省親者乎明日
謁城還養者二十輩君所居之官與陽子同陽子
勸諸生以歸者特言焉而已君則躬自行之豈非
以身教者乎天教之六者在忠與孝有諸已然後
可以求諸人人必孝然後可以為忠忠盡而後孝
之道益充以大是以君子一身退而家居進而朝
趨恒以道居無所往而非忠與孝也然則君之茲
行不但如昔人所謂衣錦晝行以為鄉人之榮而
已也亦將有以軌世範俗乎哉其尚有以為天
之軌範矣乎於是乎書于諸作者之上方

送邢侍御克寬歸省詩後序

景泰七年夏四月監察御史邢君克寬巡按歸自
遼東以其情言于朝曰國家著令凡廷臣歷官
三載者許賜告臣自拜官至今凡七年家有老父
幸蒙聖恩封以臣官贈亡母以孺人而繼母之
封亦如之展省之禮久曠未行敢昧死援令以請
上曰如今邢君於是 陛辭將行 朝之縉紳相
與語曰賢乎哉邢君故事御史歷兩考必有陞擢
之榮矧君端嚴得憲臣體使少待旬月間不次之
擢可幾矣且京師距其鄉幾萬里程限逼甚而

跋涉良不易而君一旦不謀於同列不告於朋友
即決意以去其視貪榮違親以冀非分之望於不
可必得而苟安以徼幸其或至者真不啻天淵矣
賢乎哉邢君於是相率賦詩以華其行春坊諭德
林先生既序諸首簡矣余於君同郡且相厚也不
容以默余惟吾郡自昔仕于朝得推恩以榮親
者固有矣而及其親之存者前此未之有也有之
實自君始嗟乎前之無者至我而肇後之有者自
我以始其為榮也孰尚焉君之歸抵瓊也父子婦
姑相見於父闕之後載拜載問懽忻怡愉一堂之

間紗帽豸袍珠翟錦衣輝映上下既而有事於寢
展祭于墓既畢而燕宗屬姻婭朋儕故舊鄉人父
老是集是臨茲時也必有目其實而齋咨歎息以
為自昔未有者矣亦必有聞其風而感發興起為
父者思所以教其子為子者思所以勵其志者矣
又有必感其事而悲其生之不幸有子而不克肖
有親而不待養者矣於戲君之茲行旣為鄉邦之
光閭里之勸非特今世為然後此千百年之久又
安知無傳其事以為美談播之聲詩紀之圖志以
貽無窮者哉余與君生同地學同道且同官於

朝顧獨蚤失所怙。而抱無涯之戚。母氏幸無恙。而所志猶未得以直遂也。於君之行不能已於慨焉。謹書此於群玉之後。

送楊主事歸省序

天順六年秋八月尚書刑部主事楊君繼宗援著令以歸省為請。

上曰如令戒行有日。其同鄉進士任君璽等謁予。文以為君贈君茲行也。非特為一身一家之榮。而國家之深仁大德亦於是見焉。昔者先王之世。閔其臣下勞苦於外而不得養其父母也。故於燕享

之際作詩以勞之。探其情而代之言。既曰不違將

父。又曰將母來。諗說者謂公義私恩於是乎兩盡

焉。然觀其言有所謂王事靡盬。及豈不懷歸者。則

在當時雖有是言。然迫於王事而不能踐其言。以

如其意者。或有之矣。我國家著令。凡常朝官歷

任三年者許賜告歸省。凡有所請無不如意。蓋

是時朝廷清明。百廢具舉。事無有不堅固者。欲

歸即歸。何有於懷良由。

聖天子以孝理天下。深體臣下之心。不以公而廢人之私。不以王事而廢人之家事。不徒有其言而

實皆有其事也至於臨行又出內帑幣賜之以
為道路費此又先王之世所未有者於戲此非所
謂深仁大德者乎雖然不特此也為其臣之父母
者又皆荷國寵恩封以其子之官天語褒嘉
龍章赫奕居問閣而膺朝著之秩釋書布而被
命服之華是又不但榮其臣之身而併探其心之
所願欲者而榮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哉詩曰無
德不離無言不報為揚君者將何以報上于

贈考功陳郎中歸省序

登高科而列官朝著榮宦也佐家宰以殿

官榮任也受賜封而溥及府深榮恩也都榮宦

膺榮任受榮恩而書錄陳君朝用非榮歸乎考功郎

中錫山陳君朝用以名進士擢積善主事尋遷考

功踰年陞員外郎未幾又進今職一登仕籍即造

屬天官每進而愈上名輒隨之今年秋以母太宜

人在堂年幾八袞上章乞告歸省

上俞其請行有日矣其連署諸君以贈行文為請

嗟乎向予所謂榮者君其兼有之乎君之茲歸也

龍章燁燁白天而降獸繡煌煌映日以炫自邑大

夫以下以至於鄉人父老朋儕子弟莫不趨走歆

豔而歎羨之無已母氏在堂白首健康當天踰七
望八之年見其子成名來歸非獨有以慰其父曠
之懷而其平日所以教誨期望其子者其心亦於是
乎愜焉既而有事於廟展拜于墓備物以祭而通
其靈于胙蠻錄黃以燎而慰其魂于溟漠及夫祭
畢而燕若內若外若遠若近族姻鄉黨朋儕故舊
畢來胥會非獨以賀其子且以賀其親存者享其
榮沒者得所慰人生為學仕宦而至於此人手錄
親而致其顯榮如此為人親教子而見其成豈如
此其為榮也孰尚焉雖然茲固榮矣而其所以

其榮者必有所本焉孔子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所謂立所謂行者其榮之本歟
是固陳君平昔所得於心而資於師友者服行有
素矣而予猶贅言之者愛助無已之心也故於其
榮歸也廕序其榮而推原其本用以應諸公之求
俾書諸帛以為君贈行序

贈史太僕歸省序

古者封建之世仕者不出其鄉朝而出則事其君
莫而歸則養其親故忠孝之道恆得兩盡後世易
地以為仕惟仕於。王朝者則不必拘然今四海

一家輿圖萬里士而自遐外以入仕 中朝者道里之遙漚陸之跋涉不遑將父母者多矣

聖天子閔其然於是育三年歸省之制且給寶鑑以為道里費噫一何仁之至歟太僕寺丞龍陽史君克明歷任六年矣母太孺人在堂年踰九袞其省覲之心未嘗一日不展轉于懷顧以馬政軍國所需事有急於歸省者不敢輒言其私縱言之亦未必遽從是以遲遲至於六年之久今則事稍集且有代者可以言矣於是上章乞告事下有司究竟君所蒞事果無有解謾者乃俞其請君即日或

行凡與君同僚者莫不為君喜且賀喜者喜君歸省之志得遂也賀者賀君以儒科發身致身顯庸職務脩舉一朝廷既已推恩所生存沒有光矣今又承恩寵歸故鄉以半百之手奉近百之親蓋人世所希也相與圖以華其行或者知予於君有夙好假言於予予於君茲行蓋有以見 國家待臣子之厚不惟用其力而又恤其私恤其私而又委曲以周給之所以勵其廉節也謂之仁之至非邪又於是有所見今日臣子盡心所事之忠欲全其私必先盡其公公事不盡私情雖切不敢言也必

待吾職務既舉然後以吾山為言若是者豈不亦可謂之義之盡耶古人有言君行仁臣行忠予於君茲行見之矣於是乎書心為心太僕史君歸省序

送進士祁致和榮歸序

讀書而第進士榮矣登第而歸故鄉亦榮矣兼茲二榮何榮如之寶安祁順致和幼開悟負奇志從其舅氏少卿盧公受春秋學未冠即領鄉薦明年試禮部得校官曰非吾志也辭又三年再試亦如之曰非吾志也辭又六年是為天順庚辰凡

始得衣衷然超出三千人中而預百五十人之列

廷試賜進士第第二甲第二通榜而計之蓋第五人云自開科至今嶺南人在甲第四五者無幾人而再見於致和寶安人登名進士者中絕幾二十年而復續於致和是又遭逢聖明得歸故鄉

詔旨丁寧 恩渥優異近歲所未有也前此數科鄉人得第歲多或十數而是科僅三人而致和特在二人者之前而其年又為最少其為榮也同衆人而於衆人中尤榮者為無又慈親在堂康強無恙今茲之歸錦衣紅綬煥侍左右山川為之改觀

閭巷為之增光而其為樂也豈直常情而已哉雖然固榮矣亦樂矣是乃世俗之常態也予為丈夫之所以沾沾自足者也豈君子之所謂榮且樂哉夫科目不足以盡上之才而世之士非科目無所於出故借徑於斯以行吾志發揮吾才為耳士之所以取重於世光前耀後者其類在此也不得志夫者固如是耶知在親側而不貽親以離憂不知在京師則能娛親之樂志古之所謂孝子者固如是耶蓋世俗之所謂榮者不足榮眾人之所

樂者不足樂辱其榮恒懼名之難保憂其樂恒慮實之弗稱必使名實相副俯仰無愧為斯可矣君子之所謂榮且樂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致和有志者也異乎淺之為丈夫者也予故以古君子之道期為致和行而過滁陽見乃舅為其尚以予語質之

送林用清歸榮詩序

用清三山以曾林先生之子也先生以禮學名家三主師席再典文衡天下言禮學者稱焉用清蚤承家學侍先生官游四方所至輒自授徒一時從

游之士因而成就亦多有之然一介領鄉薦今
踰十年矣再至禮部始登車長途三第未幾蒙
恩歸榮故鄉朝之人夫士知用清者咸賦詩以歌
豔之其高第第子思文華輩得請入詩虛其首謁
予序予問用清名之久而未之識歲丁丑始識之
然未知實之果無名否也今年謬充會試同考官
偶得其文讀之詞理無到無場屋萎蕩氣意必用
清也及拆卷果然古人云名下無虛士豈不信然
夫名不可虛得也無實而虛得其名非惟人不吾
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况又假

天子之寵榮以張大之者乎則其名又不可無實
以充之充之之道奈何疆勉問學而已疆勉問學
則聞見益博聞見博則才益以廣德益以進積日
久而用功深千載之名可立矣彼區區場屋之名
何足道哉予與用清年相若道相契且屬相知有
素今其行也諸公皆歌詠以歌豔之獨敢以規戒
之詞先焉

序進士始末送李珊廷珎歸瓊臺

進士之科始於隋盛於唐備於宋元我
祖宗有天下百年矣咸藉此以為用人致治之具

其恩榮次第雖封侯拜相莫或過之蓋重其事也當會試年春二月禮部既撤棘禮部尚書率中式舉人見於奉天門三月朔旦

天子御正殿文武百官朝服東西立上躬命題試之衛士監候大官給食諸士子俯伏以對先期禮部臣以讀卷彌封官等名聞讀卷官非執政大臣不得與而其去取之柄則在內閣學士擇其中優者三卷圈點以硃次自持詣文華殿對

上跪讀之御筆親標其名第又明日早錦

設鹵簿于丹陛丹墀內百官朝服侍班

上服皮弁絳紗袍御護身殿學士捧昨所讀三卷于黼座前對御拆封中書舍人書其姓名鄉貫于榜首尚寶司卿用御寶鈐榜畢

上出御正朝進士行五拜三叩禮鴻臚寺官傳制唱名曰第一甲第一名某以次述傳之其人亟出班北向跪其第二第三甲亦如之唱名畢禮部臣捧黃榜用鼓樂導引出自正道掛于長安左門諸進士隨之羣臣行慶賀禮致辭曰六開文運賢俊登庸先是諸進士於國子監領唐巾襪衫至是服

之京尹用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其諸進士親友亦用綵旗鼓樂迎之樂聲喧動如當都人聚觀者如堵四日賜宴於禮部命勳貴大臣押宴猩袍寶帶光彩奪目諸進士俱簪花有司設香案望闕謝恩教坊合衆樂呈奇技預宴者莫不沾醉而歸進士服唐衣巾凡三日出入衢巷訪親舊所至童兒婦女駭歎而快覩之五日賜狀元進賢冠朝服銀帶其餘賜楮幣為具冠帶之資六日狀元率諸進士上表謝恩百官朝服侍如常儀七日相率詣先師孔子廟行釋菜禮既而禮部官以

題名故事上請命工部具名翰林撰文於乎盛矣哉我朝待士之厚也禮文繁縟恩典優渥蓋自有科目以來未之前聞者是宜其得人之盛亘古莫及焉予自登甲科官待從今餘十年凡閱五科矣日茲盛美未嘗不舉手加額曰士生茲世而不得預於斯選豈非虛生也哉予生嶺海之南去天萬里北學於中州而得以廁名其間視中州士所得多矣竊惟吾郡為郡方三千里所轄支郡三邑十其學校十有四處百年以來預茲選者僅十數人而惟吾郡庠為多叻於洪武丁丑訖

永樂辛丑共得九人是年冬予始生自是脫榜至
景泰甲戌予年三十四矣始復續之今又十三年
矣乃又得李珊廷珎馬廷珎尊甫致中與予交莫
逆平日倦倦以教子讀書為事今其子成名而致
中弗克見惜哉廷珎承 恩歸榮故鄉因念同時
儕輩暨後進俊髦之士徃徃馳鄉土之樂忘仕進
之榮故詳述 朝廷所以待士者榮恩厚禮如此
其至俾其見之或有以動其心而發其興洋洋然
彈冠以相慶攘臂以爭先庶幾吾郡人才之盛聯
名甲科布滿 朝著亦不下於中州焉是則予

深望也

瓊室類稿卷之三十一終

瓊臺類稿卷之三十二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立濬仲深

序慶賀類

賀朱侍御尊甫受封序

古英朱孟哲先生者監察御史賢從善之尊甫也
以耆年厚德表率一方郡太守數禮之以勸化邦
人俾之惟先生是效是法蓋庶幾古所謂隱君子
者天順甲申春三月 朝廷以子賢貴推恩封如
其子官配郡為孺人 璽書既下鄉人士相與詰

語曰先生自幼雅約不事榮進今 恩命一朝忽自天降烏帽豸服以加其身豈非平日積善之報歟既而語傳 京師凡與侍御君為僚友者聞之歎曰非是父不生是子從善之賢有自我今幸從善有按閩之便盍求文慶之俾持歸以為先生壽來請序予聞之古有大人先生者居於鄉而鄉穰染於俗而俗化不求聲名而聲名自聞於天下不求官爵而官爵自來於 朝廷斯人也古蓋有之今則未聞也若朱先生者殆近於是哉殆近於是哉異時太史奏少微星見郡國求其人以應

詔必先生也夫

賀李欽肅受勅封序

世有所謂不仕之仕者身不必出乎州里足不必涉乎道途名不必登乎仕版卒得承 恩荷寵有章服之華有爵命之榮蓋與仕者無以異焉噫非夫積善之餘慶教子之良效何以臻此哉晉安有隱君子曰李紹端字欽肅邑中著姓也世以德善相承至君克濟世美鄉里稱為善士養高林泉絕意仕宦孳孳然惟以教子為事子汝嘉果能服膺家訓以易經起家登甲申進士第未幾擢戶部山

東司主事滿三載。朝廷以其任職既褒嘉之。復推恩其所生賜勅封君承德郎戶部主事君之配王封安人。命書既下君即日具冠服望闕謝恩門閭為之改觀山川為之增氣鄉人寓京師者聞之咸為君喜介中書舍人史君徵予文將寓歸而賀之噫若君者所謂不仕之仕者非邪。此之人固有髻亂從師兀兀窮年白首不沾一命。亦有奔走仕途役役終身竟沈鬱於下僚者何可限數而君肆情丘壑固未嘗遍數于佔畢宴安室亦未嘗信宿于次舍而不可倖致之恩命不

驟得之郎位乃一旦自天而下賁於山之涯海曲以被於無心求仕之隱淪蓋有他人終身求之而不可必得者也若是者謂非教子之功可乎。雖然人孰不教子也人之子孰不仕也教而不成者多矣幸而成一名而品位不足以致恩數者亦多矣由是以觀則又若不專在於教子也噫不在於教子其在於積善乎予聞君之高祖于盤石以善詩聞閩中從祖思義亦以進士官顯要乃祖乃父皆躬德秉義惠及鄉閭易所謂積善之家者君蓋近之矣是宜仕者得成其名而不仕者亦因之而

荷寵榮也夫豈偶然之故哉是為序

賀凌從周受勅封序

予友凌君從周任南京戶部主事之三年也考稱書最天官卿以聞

皇上錫勅以嘉之進其階承德郎復推恩封其父如其官階亦如之母妻皆封安人其素交好者光祿署正劉君廷玉謂予於從周有一日之雅屬文賀之昔田過有言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親也是則然矣然所以來君之爵祿以為吾

安養尊顯之地者則在乎已焉非夫未仕之先務學以為文講學以明道以應夫國家之求則無以鈞致其祿位非夫已仕之後盡心以效職律已以守法以成夫國家之務則無以保其祿位况欲布朝廷之恩典以推及其親乎哉從周幼承庭訓就傳京庠蚤夜筆筆講明義理以易經薦名京闈再試春官得校官不拜卒業太學尋登進士甲科膺茲顯擢受任以來恪勤匪懈大著聲稱故於三載考績之際獲褒嘉推封之典良非偶然也嗟乎從周於此安養尊顯於其親者可謂至

矣盍思所以致此者蓋無所自歟

聖天子莫大之恩也詩不云乎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親之恩天也君親一也君之恩亦天也是天也吾心亦自有之天尊無對無物可稱非得如天者不足以對答之也是以古之孝子假寵於天以報吾所天又盡吾心之天以報大君之天向也事君以為親今則為親以報君必如子夏所謂致其身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者然後已也夫然則足以盡吾之天而君親之天兩全之矣抑斯言也凡天下之為臣子者皆當知也豈徒從周哉茲因

廷玉請庸書以為從周勉不但賀也

賀封禮部郎中俞公序

國朝推恩之典著在令甲各有等差

得

必以其漸未有越次而得焉者也越次而得焉者非有勲庸於國必其材行勤勞有以簡在

上心者焉於乎茲非異數也哉天順六年八月尚書禮部郎中俞君振恭歷官三年例當得誥加

封適其尊甫廷獻先生承其父清節翁命來視其

子於京師先事謂振恭曰吾家荷先世善慶致

汝顯榮曩汝事時已蒙聖恩封吾以汝官榮幸

已踰素分切念汝之所以有今日者皆汝祖父教誨所致吾何力焉今吾願以所當得官封請諸朝移封汝祖

皇上方廣孝治萬一俞允莫大之幸也章既上嘉之命某受封如令復賜其父以冠帶焉夫郎中階五品恩典止在其父今乃併與其祖及之所謂異數者非邪一時公卿大夫士聞是命莫不稱頌感激謂於此一事而君之仁子之孝臣之忠皆於是乎見焉蓋體臣之心以榮其親仁也辭已之榮以及其父孝也然非為入臣子者盡忠圖

報不能循故事以獲常封况欲希越次恩乎越次之恩殊常之數也一旦集於俞氏之門祖父子孫三世並榮如此夫豈無故而然哉予聞俞故新昌世家自宋元以來代有顯宦而入國朝尤盛清節翁躬德秉義為一邑望而廷獻先生又能嗣其德厚以充厥宗郎中君以盛年登賢科選入翰林讀書中秘擢主儀曹事繼陞今官材行勤勞大著聲稱用能簡知九重致茲異數有由然也異時崇階峻秩循序以得而優恩寵命亦必荐致當不止此也此蓋其兆耳先生南歸有日凡與郎

中君文厚者授簡於予俾為贈言兼致賀臆於是
乎言以俟天順七年

贈謝景昌登進士第序

進士之科所以為 朝廷之所重當世之所榮學
士大夫之歆豔愛慕而不已者有二焉以經術發
身也為

天子所親擢也士生斯世學焉而通經術仕焉而
得

天子親擢之其為榮也孰尚焉章貢謝景昌歲丙
子以禮經擢順天府鄉貢明年試春官預選列

其名於三百人中為十有九以各經分計之

禮經為第三計以北士則為第一也及 廷試

以對策高等賜進士出身次其甲在第二次其名

在二十九焉夫以是歲天下會試之士至禮部者

餘三千八百北士習數禮六之一而北士半之而

君第然出於千百人之中可謂名進士也已夫

選於進士中而為 朝云舉於當世歆豔愛慕於

學士大夫有志於用世之士孰不欲請明經術而

求世是途以發其身哉然而有皓首而不能第一

經者焉言累十數舉不得志於有司而終身不預

者而有三四舉而始得者焉有再舉而得者焉習
有一舉而得焉或其屢嘗性仲於卿大夫者也今
君以英妙之年一舉即得之如交兩手也如寓已
物於鄰室而執券以取之也如太府之泉肉好器
正而萬選萬中也如順正風張飽帆於大江之中
一日而千里也何其易且快哉此無他經術素明
故也夫明聖人之經以應

聖君之求而為之用可謂學得其道而用際其時
夫為士而遭逢至此得不謂之榮且幸哉雖然
言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予以為不負

天子即不負所學也其要在吾此心耳君其尚慎
旃哉推平素所學之經術以效諸用以報稱
聖天子親擢之盛恩庶乎增重進士之選使人榮
耀之歆豔愛慕之於無窮焉尚慎旃哉

贈增城吳君澹榮登進士第序

進士科始於隋而盛於唐故南士之登第者自唐
如江右之有進士始於某七閩之有進士始於歐
陽詹然皆在唐中葉以後而曲江張子壽則在開
元前已以道侔伊呂科進矣然則南方之士之登

第者其權輿於嶺南乎豈寧惟是南士在唐未有
為狀元者而大中中開選之莫宣卿已魁天下士
唐三百年間南士登宰輔者纔二二人而嶺海之
間得三人焉說者乃謂山川之氣獨鍾于物不鍾
于人亦誣乎夫大化流行賦予萬物得其偏者
為物得其全者為人物得其偏而不全其精華亦
實尚有如是者矧人之所得者乃天地之全氣乎
是誠一偏之論無足取者若謂氣運有盛衰故人
才之生也不能無厚薄多寡之異則信有之矣嶺
南自入國朝以來進士科固未嘗乏人而近世

來日以寢盛今

聖天子復正大統之初臨軒親策進士擢三下人
而吾嶺南得十五焉其一增城吳君澮也君秀穎
而篤實在輩行中恂恂然謹飭自持誠一嶺海之
佳士也君既登第其同學友某輩謂增城前此未
有登進士者有之今自君始不可無一言以志其
始以予鄉人也特以見屬子惟增城菊坡先生之
鄉也先生氣節才名高出一代當時朝廷虛台席
以待之詔旨丁寧趣召而君竟辭不赴議者謂當
大拜而始終固辭者古今一人而已君生其鄉其

流風餘韻去今未遠也尚當取法乎斯人由是以
追蹤乎曲江公之清風大節使天下之人稱之曰
嶺南進士不獨古得其人今亦有之庶乎足以破
柳宗元之論而洗吾嶺南之厚誣也君其勉之哉
雖然足豈特一吳君之責凡我嶺海之士皆不可不
知勉也予故因君以發之

賀侍御劉仗和受勅命序

人子之仕也莫不欲顯其親然欲顯親者非
君命則不可故為人子者未仕則積學勵行以希
進已仕則恪勤廉謹以脩職業冀得

朝家爵命之錫以為吾親之榮然而老死下僚卒
莫能得者何可勝數有得之而其親則既先受
恩封矣乃若無所用焉者其世德家慶後可知已
予友安成劉仗和為故翰林侍講公之子今職方
員外君之弟侍講公既蒙 國恩追贈翰林學士
謚忠愍矣而其配鄧安人亦以員外君之貴加封
太宜人今仗和為監察御史三年書最例該貶贈
其親而其二親俱已光膺 寵命生榮死哀而無
俟乎仗和所得之恩矣夫他人終身願慕希望而
不可得者而仗和得之乃有餘非其世德之厚家

慶之隆曷克臻茲嗟乎仕宦而顯其親致其爵位
之榮 褒嘉之寵此 君父之大恩臣子之至願
也士之學成而仕不獨顯其身而且顯其親如此
可謂榮矣若乃已有而復加宜得而弗庸衆人恒
不足而我獨有餘豈非至榮也即雖然天恩至榮
固非可以倖得亦非可以虛受也詩不云乎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仗和父子兄弟疊受 恩榮如此
其大且至則其所以圖惟報稱者烏可同衆人乎
侍御尹淳輩於仗和為同寅謂予其同年進士且
皆嘗入翰林為庶吉士屬予文以賀之夫賀仗和
異乎賀衆人者也故不讓而書曰烏

賀封大理評事王公序

天順肆年二月望 皇帝頒聖書封文林郎大理

寺評事王璘之父秉惠如其子官階亦如之母張

氏為孺人璘具朝服於 奉天門下拜命絲 鼓

樂導歸寓舍明旦具袍笏 午門下頓首謝

恩時王公居金陵璘即日備冠帶寓歸奉公用易

初服 天語諄切 龍章炳耀浩蕩之 恩非常

之遇於乎盛哉凡得於觀感接於見聞者莫不咨
歎歆醴以為 聖天子之於臣子仁之至義之盡

如此為王氏父子者將何以補報也哉一時與評
事君交者咸謂茲盛事不可以無賀予聞王公少
壯時亦嘗有志斯世以家多故弗克終業季父即
戎南畿不忍其以尊行服勞于外遂以家政委諸
伯兄秉寬躬往代其役尋以清慎無過為當道者
所知選隸太常主犧牲其事雖嚴而多暇日得以
壹意教子為事評事君能甫能言輒隨事示誨成
童遣就外傳督責甚切至君亦能恪遵教命肆志
問學罔或怠逸用能登甲科官 朝著稱厥職任
致有今日 寵章異數以為家庭之慶宗祊之光

閭里之榮是豈無自而然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慶之所以有餘由其有本也本之蓄也厚故
其發也時當其時發也中焉而已身上焉而父母
下焉而子孫旁而及宗姻邑里莫不蒙其澤冒其
光焉於戲盛哉是歲之三月十七日

賀封主事趙洪簡序

愛子而教之以異其名以身其祿位父母之心
也立身效職希 恩命以報其親人子之心也用
其臣則必錫爵命以及其親人君子休臣子之心
也我 國家於廷臣歷任 一年之役必推 恩褒

封其親如其子官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備焉仁
之至義之盡也予友地官主事寧國趙君昌之尊
府曰洪簡公宋宗室之裔也代有顯官公始隱德
弗耀方少壯時亦嘗有志世用及生子昌見其隸
敏不凡喜曰所以成吾志以光大其門戶者在此
子也即遣就外傳習進士業不朝夕成勉期以必成
昌用能承父志乞乞窮年不少休後果領鄉薦登
進士第拜今官聲譽燁然以起今年秋初考書最
朝廷推恩封公以昌之官階亦如之龍章璀璨命
服輝煌族姻交賀閭里歆譁君体臣之心於是乎

至親教子之心於是乎慰子報親之心於是乎遂
於乎盛哉雖然未也 國家興位位至三品則封
及其祖子聞公之父同輔翁以踰七望八之年筋
力益壯視聽不衰而主事君又志識卓越恪勤職
務為時所稱不次之陞擢有可待焉推恩之典不
止及其親且將及其親之親矣主事君之同寅郎
中馮君輩喜公荷 褒封之榮求文為賀以予君
同年進士也特以見屬義不容辭謹書此以塞請
且泚筆以俟後命焉

賀封主事陳公詩序

國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推恩以封其親所以
廣孝而勸忠也而其人世德之厚家教之嚴亦於
是徵焉尚書刑部主事廬陵陳君時莊莅官三年
既考稱勅封其父澹庵先生如其官母高繼母
劉俱為安人天語溫厚命服赫奕時人咸榮之
噫誠榮矣迹其所以致茲榮者雖曰國恩然非
本於世德承乎家教不能有也蓋聞陳氏之先代
有顯宦世以積德相承為邑人望在前代有為兵
部尚書有為廬陵教授者入國朝又有為寧國
知府者出則為名大夫居則為隱君子其世德不

其厚耶迨乎先生承先世文獻之傳潛德弗耀學
成而不試惟以教於其子甫能言即口授句讀成
童俾就外傳既冠遣游京師從其外舅氏都憲
蕭公習毛氏詩用是擢秀鄉闈登榮甲科其家不
其嚴耶嗟夫衍世澤之傳而先以光嚴家教之方
而後以昌先生所謂光前振後者非歟是宜
恩典有加璽書褒美名不登仕籍而享爵位身
不出里閭而備冠服其為榮也孰尚焉噫誠榮矣
鄉人仕諸朝者咸賦詩以歌其榮盛大理寺王君
廷秀俾予序予時莊同年進士也故不辭而為之

書

賀侍御鄭君受勅封序

天下大倫五而君父為之綱自古君之治天下必褒忠而廣孝所以勵臣節而使之亦盡其忠原子心而使之得成其孝噫所謂仁之至而義之盡歟我祖宗法古為治於凡臣下克稱其官者必賜以褒崇之命而又推之以及其所生用此道也監察御史常山鄭君昱時暉三年考最循故事錫以勅命又贈厥考縣丞公以其官階而妣江為孺人凡與侍御君同官者求予文以賀之予於

瓊臺類稿卷之三十三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休致類上

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致仕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西蜀周公堯弼以年至乞致仕

上命乘傳以行陛辭特 敕光祿賜酒饌內帑錫

寶鏹三千貫于時同 朝公卿謂公行不可無言

以贈既而西洛耿公適來代公與其僚倪張二公

議謂予與公同官且借出翰林有斯文之好而以
贈言見屬予少公一歲公行矣尋亦踐公之迹方
資人言以為贈言以贈以為人贈予之張本於是
乎最公志行之大者以為公贈公蜀人也自古蜀
多文學之士入 皇朝來百年于茲而蜀之文名
始大著于公公始以尚書蔡氏傳發解于鄉入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擢官翰林在館閣二十餘年凡
國家大制作大纂脩無不與焉既而出教兩京太
學為天下儒宗晉陟春官長貳者十餘年稽古禮文
之事多所建明屬 朝廷更化大禮儀大喪紀業

於一時如祧廟祔廟之議皆百年以來無前此者
經公裁酌遂為定制他如 親藩典制外夷朝聘
與夫學校科貢之類舉有成規公於春官邦禮之
任可謂克稱而無負矣然而喋喋者猶或不滿於
公豈孔子所謂命也哉蓋天之於賢人君子也每
欲成全而扶持之使其道大行於天下然亦或有
尼之者使之不盡行雖若窒之而實所以振勵激
昂之使成全其大者焉公自幼有志於聖賢之學
繙閱簡冊輒有著述之意其在太學也嘗與諸生
疑辯輯錄成書歸而進於 朝矣然非其全也蓋

當道學大明之世衆人勦說雷同之時進步於極高之顛求罅於至足之餘其欲以其所見表著於世補昔人之所未備而為之忠臣然以拘於職務方為

聖天子所委注未暇也茲以年至方將具疏乞身于九重以償其夙昔之志而喋喋者乃趣其行豈天欲成全公之素志汲汲然惟恐其緩而尚或未决耶公歸矣古之聖賢不求合於時而求合於道不求合於人而求合於天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其所著述多在晚年及是時成一家之言備

先儒之闕垂後世之訓留不朽之名於天地間此予素所望於公者也惡之喋喋於我者非所以盡忠益於我者哉孟子有言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歐陽子亦言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公其念之哉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百世人其如命何公行矣予且尾公後公居西蜀我居海南相望數千里間幸而不死尚及見書之成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涪陵劉公致仕序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太常寺事涪陵劉公凌雲年未至以足不良于行乞致其事

上弗許既而章再三上

上以其情詞懇切特俞其請且 敕有司月給糧米歲給輿隸以示優禮大臣之意嗟乎

聖天子之於大臣恩禮一何厚哉然此非特以為公蓋以公職所掌者 國家之禮樂佐

天子以郊

天享

廟者踰十年每遇大禮致辭于 殿陛之上周旋於壇壝之間咫尺 天顏以導引贊助聖躬以 獻所以對越

上帝靈承

列聖在天之靈以致其顧歆于以受祿于天而錫綏和豐穰之慶於天下非但供一事涖一職者可比也公寅清勤恪服勞有年為

先皇帝所眷注

今上嗣登寶位方賴公之用而顧容其以私去噫豈得已哉蓋古者仁君之於其臣下也方其壯而強也用之必盡其才而不遺餘力苟或疾而老焉則亦使其私而不強其所不能致事而歸猶必使之得所安養以終其天年其仁義之兼盡也如此

後世則有不然者矣歐陽子嘗言由兩漢以來雖
仕至三公每上印綬即自駕其車轅一辭高爵遂
列編氓而韓文公亦云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
則無所於歸由是觀之則前代之仕者平生竭力
以盡心所事一旦老而休焉蓋有不得其所者矣
孰若公生盛時起家諸生而荐歷華要疊荷
恩封及其祖考若妣官登八座位極人臣茲其歸
也而又特給之日食資以公力昔人所謂雖有還
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祿者公實有之公世以農
畷為業有田園之樂有林泉之勝倉囤足禾稼亭

沼饒花木有可以養生之具日可以適趣之具
人謂閉門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者公亦實有之
矧今年方五十有九距古人引年之期猶將十稔
茲以疾而預告非以老而謝事近時公卿大臣有
以老疾家告者朝廷有事往往起之具有成比
公偶以疾告非廢不可起也國計之重甚於身
謀民瘼之慮急於已疾公之歸也其尚顯精神近
醫藥以母忘乎

聖天子之所軫念九重之使朝臨而萬里之轅
哺駕可也予犬馬之齒較公為長歸裝久束策以

國史事重未敢言於然且暮間爾公之再來予已
去矣予與同年登第今三十有六春秋矣在班行
中特相親厚公行其太常僚屬感公厚德相率求
予文以贈行於是乎書燕以致予意云

贈都憲彭公致政還嶺南序

入 皇朝嶺南仕者惟寶安為最盛予所及見者
禮部侍郎陳公副都御史羅公僉都御史盧公陳
公以文學顯名中外而羅盧二公則以才猷著功
邊方然皆能始終以名節全歸其鄉是三人者並
出乎一邑之間非獨嶺海所無雖中州內地亦不

多見也今彭公景宜以工部左侍郎改右副都御
史巡邊于遼幾九年矣故事歷官三考當陞其秩
公年僅六十七即上章乞致其事

上俞其請鄉人 在京者咸曰公嶺南仕宦者之巨
也謂濬以文字為職業而以送行文見諉惟公
兼二八者之所任而又盡有其所長二都憲公立
功西北而公則兼于東先生極南之陬而馳功名
於朔易之會以禦戎虜孰謂南人綿薄也哉雖然
方公輕裘緩帶指鹿叱咤於朔雲邊雪之中未足
為公勇也惟當衆人奔趨酣豢之秋屹然立截然

斷毅然去無毫髮顧戀意然後見其勇耳孰謂南人綿薄也哉夫天道以南為陽陽固剛矣而風氣之在地者則柔百越處地之極南人生其間體柔而用剛蓋地氣然也濟嘗歷考史傳嶺南人仕中朝者恒不多見若唐曲江之張日南之美湟川之劉宗則南海道宗武漢安道潮陽元龜增城適子僅此數公而已然皆進以禮退以義求所謂倖進患失者蓋鮮焉若是者雖係其所存所遭之不同抑亦由於地氣使然歟公生諸公後遭際聖明起家科目官御史則振風裁貳廷尉則慎刑罰

為守則萬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旬宣之政任邊寄所至則威行而惠施最其平生歷履藹然鄉先正典刑千百世猶一日也今又謹知足之戒決勇退之節優將曰里以收桑榆之效歸然獨立於嶺海之間為鄉邦之耆舊 輔其遺老使鄉人子弟處者得以考德而問業出者得以取法而遵乎所謂天地間之全人也豈其然乎濟也於公有鄉契於其行也不無無言戶部郎中祁君顯公誦家子也請書之幸以贈

安其族首大彭氏一門貴盛瑤組蟬聯一齋先生以孫秩登高科濟顯仕三子皆繼之皆以文章取榮召登朝著效勞王家乃至綜理家務培殖基本者顯其入焉一旦儀曹君以未老之年即致其官以夫欣欣然相慶幸殆若寒暖之士久淹選調而驟得美仕者然君之言曰夫大夫生其兄弟四人而二人者宦于朝焉伯理家政今伯兄不幸物故而次當吾長子以為先兄代者非某歟今世文臣無世祿之制而士多出於農畝之家仕者可少而耕者決不可無專於仕而捐其業

解官而歸也田舍荒蕪生理落莫將何藉以為歸宿之地安老之具乎其之歸也非但為一己之地而已也乃即日上道累無難色若開通而周密見事明敏而臨事果毅一時部屬求才識如君者殆可指數公卿人莫不器重之尤為其長太宗伯鄒公所倚任衆方待其入用而忽不如所期相與齎咨驚嘆而鄉人愈下者亦甚知子素愛重君而石亦才予素中以禮行文見屈行乎哉彭君世之人有才有識如君者固不多也矧時需才方急乃忍相舍邪君之去此而歸也雖於國

不置其用而於家於鄉實大有所賴焉必將推其所用才盡之才酌以歛之於其家子以孫先世之基業為後人之計慮使其子若孫開門而出仕閉門而歸隱皆有所據依憑藉之地委主治性行義求志任則有循吏良能之稱處則有節士謙退之行如蘄子所以御張氏者若然則君之澤豈但及一世哉又將舉其平昔所生之議度以施之於其鄉子以格士習以復古遺民俗以歸厚使其少若長敦尚禮讓而道德用秀昏喪飲食皆中於禮人其里而家相慈孝行其郊而道相代勞如歐陽子

所以期言人者若然則君之澤豈但及一家哉是則君雖歸也所謂不用之用視彼之有所用而無可為用者孰為優哉君之行予既為詠歸田樂以送之矣而又言之喋喋不置如此者情之至而不能自已也

送林侍御還嶺南序

予嘗歷考史傳嶺南人入仕中朝垂名竹帛者雖不多見然有一人焉則必以直道自持其進也未嘗不以禮其退也未嘗不以義在唐則有若張曲江姜日南劉丞相在宋則有若余安道張宗卿王

大寶崔與之諸公雖其生也不能無齟齬於世然而百世之下公論歸焉求所謂奸險諛佞之徒史殆絕書嗚呼若是者雖係乎其所存及所遇之時不同其亦地氣使然歟予文林君雲鵬嶺南潮陽人也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嘗奉命理兩浙益政為怨家所搆落仕藉謫塞外尋為總戎者薦復冠帶乃者

皇帝復正大統凡謫戍者咸得私用衆謂君自此可以馴致通顯矣而君乃以尊府大叅公致政家居首上章懇求歸養乃得以前官致事以歸夫

錢文二公當進用之時慮盛滿之戒而豫為退隱之計君子猶以為難矧君出久爵之餘幸而僅得以免少俾其氣乃能遽舍之而去則其視前人為尤難一時與君厚者喜公當盛壯之年遂歸養之樂豈冠綉衣趨拜庭下殆與杜少陵送竇侍御詩所謂繡衣春當霄漢五綵服日向庭闈趨之句符焉因分為十四韻各賦詩以美之且摘綉綵二言屬君歸以扁其居第之堂一以余君之恩一以娛親之志詩既成謂予亦嶺南人也特屬以序予聞君

家世為嶺南宦族之冠曾大父仕元為行省員外
郎盡忠所事大父及今大叅公皆佐大藩知名當
世君自幼負奇志不肯媵阿隨時好及為御史持
風裁不少屈竟以是得禍然名亦由是益彰惟禮
與義未嘗造次或離宛然鄉先王典刑也故其進
退之際不易如此其志固有在矣若所謂青春立
霄漢之綉衣白日趨庭闈之綵服此仕宦者之常
榮兒女之常孝不足為君道於是乎書

送尚寶徐司丞致仕序

尚寶司丞徐君敏夫年僅五十九即上章

天子求去其官衆聞之咸愕而嘆曰君柰何去也
年主而致其事君年未至而筋力尚壯而遽有是
請豈禮也邪方今 朝廷清明

天子側席英賢恒如不及下及草澤遺逸咸起帝
臣之願豈君去時耶矧君大臣之胄

天子念其先勞擢自散地侍 禁近職專 符璽
而不煩以政其待之厚也如此豈有可去之理耶
考 於禮徵於時揆於理皆有不可去者君柰何
去君曰某世受 國恩非他人比鞠躬盡瘁而繼
之以死且不足以報稱萬一死未老而遽欲自逸

乎哉願惟寡祐而纏綿疾疢雖欲勉強盡其職業而氣力不繼苟不知退而虛糜榮祿自為計得矣於心安乎且某有子犬馬之陸今已壯矣重荷聖慈俾官銀臺庶幾少得以伸區區之志某之所以決然去者恃有此耳一時薦紳大夫聞君言而是之各賦詩以華其去其壻刑科給事中金縉卿粹以求予序予聞古人有言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此世之仕者通患也若君者可謂能決者哉雖然古之人固有既致其事以去承召而復來者以 上行之之厚也君受 恩最厚

皇 念舊臣而及於後嗣且有後 命君尚以今日決去之志以決予哉此又或然之理也予故書諸作者之前以俟焉

送吳大參致仕序

惠陽吳公尚志始弱冠以川易魁鄉薦又以是經登進士第尋拜尚書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後用大臣薦出叅福建藩政年夫至即以病在告居久之

天子復登寶位來朝 京師蒙 恩賜歸鄉人寓

京者謂予以文字為職業於公之行不可無言予
惟公治易者也易之書廣大悉備而於進退之道
尤詳公推所學以見於行始有合哉方公歌鹿鳴
以預計借利用賓王也擢南宮而望大廷茅茹
彙 征也司臬事而利用獄非得之噬
乎貳藩服以明庶政非得之賁乎乃公
聖天子龍飛在天之時衆方有為之際非不偶於
世也非可繫其身也顧獨懷知足之戒安不求知
之分夷然拂衣甘心自往其於三百八十四爻之
義何當蓋始之進也血氣方壯竭其力以從王事
操巽之權以行其所當行今之退也筋力既衰

甘以尚已志體艮之象以止其所當止義也亦
時也然則公於進退之際殆有合於易哉予素尊
公知厚於公之行不軌瀆以他道特推公所素業
者以為公告庶幾得公之心矣乎

送王事馬君得告南歸序

今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中外小大之臣各安於
其位上無文法之繩下無責望之切仕者戀明
時而覲高位未仕者志於必得雖卑瑣之職務在
所弗辭非甚老耄不堪事事者弗去也非甚有所
齟齬於時迫於勢而不容已為者弗去也又况當

壯年有異才膺美仕方將有為于時而能決然辭榮就閒者其加少也固宜東吳馬抑之以名進士擢南京刑部主事既以書最推恩賜贈其親尋丁內艱起復至京師即上章以病請告既得請吳人在京者相率謁予文以華其歸予平生交游遍海內而得於吳中士大夫為多自入禁林即與緝熙陳先生交厚其學術之古詞翰之奇為士林所推重抑之其高第弟子也又嘗於緝熙所獲識馬敬瞻氏其象緯之精繪事之妙為時輩所稱與抑之其克家子也承世家之親傳範師庭之懿

橫其趨向迥異於人有由然哉或者謂抑之此行蓋有所激而效昔人之急流勇退者也予曰不然儒者之道行已以誠為本事君以敬為要內省其躬實無疚焉而以病告于君上豈所謂誠與敬哉非誠與敬抑之決不為也抑之行矣即東吳之故居遠塵囂而適燕閒定其泰宇以養天和晡復其常甫旦即適其來以大展平生之所蘊以無負平昔父師之所期待顧不遑歟於是乎書以俟

送魏廷用還姚江序

士之仕猶舟人之操舟也自其蟻之之始以至其

所抵之地其間風濤險阻不能無之要以全歸為
美爾士之仕斯世而得全以歸也何以異此吁亦
鮮矣吾觀於姚江魏公廷用有感焉始公以賢良
方正舉授端之瀧水丞未幾以憂制去改大名之
濬濬京畿屬邑自昔號難治公至一繩以法凡可
以利小民者必力舉之無纖毫顧望意以故不為
兼并者所喜竟坐事去官居 京師者久之適
皇帝復正大統大需 恩澤凡中外官以事落職
者一切復之而公得以前官致事嗟乎若公者所
謂全歸者非耶向之仕也舟而入操之也操之者

亦未如之何也已矣章 天日開明卒
得全其舟以歸雖有天幸亦其地之久而定也夫
天下之事是非曲直雖昧於一時而不能不定於
遠而世之信信者類以成敗語譽人其亦不明
此理也甚矣然則公之茲歸也則舟既抵岸矣回
視前日風濤之虞皆所以為今日全歸之地不然
當 聖明圖治之秋群賢彙進之日安能得以未
衰之年而遂歸田之樂哉公行有日其子瀚時為
監察御史其姻親秋官王事徐君得容謂予御史

君同年也。屢以序予，故借舟為喻。以白公之心，復賦四言詩一篇，以申予之意。其辭曰：汎汎桂舟，溯流而南。君子行矣，言歸故林。故林何所？越江之潯。句餘岑岑，蕙江泱泱。我遊我釣，某丘某水。優哉游哉，以卒餘齒。昔之仕矣，以惠我人。今也歸只，以全我天。始終成全，皆

天子之仁

天子之仁如天如地，我事既白，我心無愧，何以報之。丁寧乎厥嗣。

送王繼甫南歸序

予交遊海內賢豪多矣，心相與者可屈指數也。而宣王繼甫其一人焉。豪邁開爽，不屑細故，開口論天下事，亶亶有證據。遇事奮發，敢為。蓋亦一奇男子也。然官正一縣，今兩居其官，輒不久，竟不得究其所蘊。年富力壯，可以有為也。乃毅然謝事以去，嗟乎其進也何難，而其退何易哉！繼甫年弱冠，即領鄉薦，試春官，得校官，不屑就。卒業太學，再試又不中，居太學者久之，尋以舍選得蜀之郫縣。縣卑僻，而民貧，當西番入貢道，番僧往來，歲無虛月。到則群入縣治，索庖廩，稍不如意，令

佐以下咸被群辱繼甫至嚴門禁不許擅入番僧
徂故常直至廳事見令不為禮大肆其兇繼甫目
左右拉下痛杖之幾至斃吏胥以下咸吐舌久不
得入嘆曰西僧為西蜀人患非一日矣藩臬大吏
不敢厲聲色臨之况加蕪乎邑人於是大懾相戒
不敢犯其令而西僧入境者自是亦少戢矣未幾
丁家艱解任起復改山東陽穀縣縣多推埋之盜
白晝掠舟車焚廬舍罔有所忌憚繼甫至問父老
以民所疾苦咸言莫苦於盜不得聊生繼甫即選
丁壯嚴守備聞有盜者即躬鞍馬三兵弓矢率往

馳赴之往無不獲者盜亦聞風而散其為治以
抑奸強扶貧弱為事兼并家忌之肆為謗訕然其
守正不阿檢約嚴密擗撫無所得卒亦莫如之何
也其政績灼灼在兩縣人口耳者不可一二紀然
能振發於眾人委靡之中此二事尤為可喜今年
春偕天下百司朝覲闕庭既竣事即上章乞
致事當道者聞其名苦留之繼甫堅欲去幸遂所
志

即東裝南歸既去數日

交游者始知之給事中河東樊冕景瞻西蜀冉哲
尚儀姑孰楊璧應奎監察御史東吳朱鉉良玉刑

部郎中會稽謝廉允清工部主事錢塘楊懋克勤
謂予曰吾輩與繼甫相交好者知之深而善文莫
如子今其去矣寧能默默無一言乎予曰諾嗟乎
古所謂奇男子者今世盖不多見也而繼甫豈非
世之僅有者乎然而位不滿其才如以千里馬使
之折旋畦徑之間縱有追風絕塵之足亦何所施
焉今而又放之於長山茂林之間不復駕馭之可
惜也哉雖然千里一蹶古人深戒又孰若遂其自
然之性雖無馳騁之快亦免困踣之虞之為愈哉
予既以是言復諸君俾書以寄繼甫又系以詩詩

曰良馬千里姿逸態何樵奇有足不得騁居然自
鳴嘶伯樂世豈無道旁空嘆咨此事古已然不但
今八悲世重冀北產按圖定黃驪謾勞耳批筒空
有肉駮垂胡天賦奇質於地乃不宜幸哉免鞭策
莫羨黃金羈長林多清泉食飲聊自怡人生適志
耳去去將奚疑

瓊臺類稿卷之三十三終

瓊臺類稿卷之三十四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休致類

送董先生致仕序

天台董以恩先生以年甚至乞謝事去歸其鄉清漳侯侍御其高第弟子也請予求文以送其行嗟乎古者年至而致事以歸謂其肢體既憊筋力既衰不能以事事也先生以教為職任教以傳道解感為事非有奔走迎送之勞餼穀簿書之煩年益高

則造詣益深所見益卓政可擁臯比振說鈴以率
教諸生使之得所觀法聽受而無迷於其塗以求
其底止之地今顧以老為辭而謝其事以去其可
乎哉雖然政之施也必假勢與位而後可以如其
志教則異於是矣教主於明道道無往而不在教
教無所往而不可施雖無勢與位而道之明且
者固自如也是以古之卿大夫老而致其事者則
坐於閭門以教其鄉人子弟彼其平生職任或以
政事或以藝能其老而歸也尚以教人為事矧自
仕至老始終一以教為職任者乎吾知先生之

教諸庠焉或教諸序焉或教諸學焉而凡問黨州
國之子弟皆於是乎考德而問業追其老而謝事
以歸也則又坐諸閭塾之門以為鄉人之師飲焉
而為之賓會焉而為之長有事服焉有疑質焉言
焉而為人則不幸百年之後則又祀之以配乎社
焉由是以觀則政可致而教不可致也章章然明
矣孟賓行有日尚書戶部郎中馬君其同鄉也徵
予文以贈行予故因或人之言以推明教之在孟
賓者不容致如此孟賓其亦然予言歟

送劉經歷致仕序

石城劉以亨為南京羽林右衛經歷滿九載當進
秩二階以亨念母氏垂白在堂久遠省覲即上章
乞致其事得所請忻忻然即行如久飢而得甘食
愜甚而得安寢然者嗟乎近世仕者以官為家其
甚者至以商視其官魚肉視其民苟可以利其身
肥其家澤其後人者無所不用其極於此得焉而
未饜又思而之他雖昏耄疾廢不堪事事罔知攸
止一旦不得已至選曹當道者誘之以甘言諭之
以至理勒之以常憲勸戒至再尚未肯決然去也
况望其忻忻然去知得甘食安寢然者哉以亨官

環衛職幕府以一介書生立武夫悍卒之間名
官其實與常布時無大相遠平生志願百不一遂
其當任也或不足以自給則其歸休也可知然則
以亨果何所持以去邪於乎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也非藉此以謀利也然而行義者則未嘗不利要
其所得視貨財之利奚啻什百哉予聞以亨嘗蒙
朝廷推恩封贈其二親 天語褒嘉 寵恩均及
龍章命服照映閭里以亨持此歸以為娛親之實
傳家之寶貽厥子孫之圖誇耀鄉邦之具足矣彼
外物烏足道哉

送李典史致仕序

蘇長公有言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負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况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可勝言哉嗟乎是誠可樂矣世之人真知可樂而樂之者誰歟非迫於年則怵於勢不得已求其從容於年未至之先而決勇退之志者蓋亦鮮矣秀水邑長幕李君豫東筦之茶山人也官秀水者數年吏安而愛之固非怵於勢且今春秋僅六十餘亦非自